

司閻

我將鑰匙拉長一截，露出前端繁複扁平的金屬葉片，插入鎖孔反向轉了三圈，鎖孔回應我堅實而清脆的聲響。我從聲音確信，自我離開之後，沒有任何人闖入。

貸款 800 萬，總價 1000 萬，阿叔從門口一直追問我每個月的房貸會不會太重？我一陣苦笑，反問自己這不就是一個家的重量？可以精確地被拆成按月償還的負債？輕輕關上厚重的銅門，鎖頭咔滋的一聲，確實地把整個世界擋在門外。重新焊好的鐵窗，在陽光下銀燦燦地如同鐵網，堅實地箍住整個陽台。向外看去，所有的景色都斷斷續續地側著安身。這裡沒有任何偷盜的空隙，而我安然獨居於此。

我在陽台上頭擺了兩盆剛買來的馬拉巴栗。只是採光罩的透光度似乎太過微弱，這一陣子看起來好像有些營養不良。然後，我突然想起，舊家的鞋架說要搬來卻一直忘記，地上拖鞋、球鞋、涼鞋亂無章法地散落一地。阿叔脫下自己的皮鞋，端正地擺在牆緣，然後順手幫我把所有鞋子挨著皮鞋排好，自己則撿了一雙綠色塑膠拖。我推開落地窗，將手上的幾袋水果，直接塞進冰箱，熟練地將電燈打開，搖控器一按，拉開茶几旁的小椅子，稍微整理一下桌面。我從櫥櫃裡拿出昨天晚上剛從大賣場買來的綜合堅果，撕開外包裝的封口，嘩啦啦地倒滿整個盤子。阿叔在一旁，直呼不用客氣了，他只是來看看我住的地方。

我帶著阿叔參觀我的臥室。他若有所思地撫摸剛漆好的乳白牆面，反覆開關試了坎燈的每段變化。我刻意放下調光捲簾，鵝黃、半透光的紡紗設計，像一張輕盈的蚊帳均勻分配室內的餘光。我請設計師把床頭的牆面漆成湖水綠，讓木紋貼皮的加大雙人床，宛如沿著牆面延展出寬闊的林場。走道不寬，書桌和衣櫃靜立在兩側，沒有任何掛鐘，也不用計量消逝多少時間。

我走到廚房介紹剛平鋪好的人造石流理台，刀具鍋碗都還閃亮如新。他疑惑地問我平常有下廚嗎？我尷尬地笑說都買外面的。我指指外頭應該擺餐桌的地方，空蕩蕩的，連這筆錢也省了下來。他嘆了一口氣，不發一語地看著瓦斯爐上剛煮好的熱水壺。大概也知道我這個習慣是母親養出來的。小時候母親工作忙，只發給我固定的零用錢，剩下就是讓我煩惱去哪裡買晚餐吃。我順手按下咖啡機的按鈕，裡頭的咖啡豆落了下來，馬達不斷地嗚嗚快轉，發出嘩啦啦的攪碎聲，適時地遮掩我們彼此心虛的聲音。

阿叔的腰剛開過刀，還是需要有靠背的東西。我讓他坐在沙發上，自己一個人坐在地毯。茶几橫互在我和他之間，桌上的零食盤像楚河漢界在我們觸手可及的地方展開，身後的電視機嘩啦啦地激動播報。牆上擺著複製畫、咕咕鐘、溫度計。

沙發是半牛皮半合皮，另有一種拼貼的觸感。我把煮好的咖啡倒入杯裡，蒸騰而上的熱氣，在我們彼此的視線間暈了開來。我禮貌地問了阿叔，要不要糖和牛奶，他想了一下，點點頭。

我先講了自己連看幾十間房子的辛苦，從殺價到斡旋，一副獨當一面的模樣。阿叔看起來很認真地聽著，直誇我房子地段買得好。我有些得意，接著又指著一些裝潢說是來自小時候舊家的靈感。劈嘸啪啦地講了很多。然後一陣靜默，我們彼此對看一眼，好像又回到各自的世界。他突然問我下禮拜是否有空去看母親？我心想，也是，又到了這一天。

小學五年級以前我不曾坐過電梯，摩天大樓屬於地理課本中的某一個國家。我的世界還很遼闊，地平線彷彿在舉目可見的地方。所有的景色像幅卷軸，不著痕跡地接合在一起。我數過星星，騎過水牛，曾經在陂塘游泳，成功爬上龍眼樹。鄰居的阿公阿媽總是在天還沒亮就起床，同學裡很少有人熬夜寫功課。我的早餐不是美而美裡的漢堡蛋，雜貨店就是我們熟悉的便利超商、大賣場、休閒育樂中心。我必須習慣早起，一個人在站牌前等很久的公車。我厭惡一個人上下學，走很長的路。我常望著喧囂即將升起前的田壟，抿著嘴唇，學做一尊遺世的頑石。唯一打發時間的方式，就是觀察候車亭的牆壁，細數裂成蛛網般的皺褶，徒勞地想像在浸潤時間的流光後，上天能給我一些願望。

小學五年級以後，母親給了我一個選擇。我可以不用再走很長的路上學，可以穿上私立學校筆挺的制服，校車到家門前接送。可以不用早睡，稍微晚起，可以放學吃麥當勞，拿悠遊卡搭捷運補習。所以，我到戶政事務所換了我的姓。我成了某個人的繼子，某個人成為我的繼父。

剛到新家一切都很不習慣，拋光石英磚，水晶吊燈，笑容可掬的管理員，電梯直達，還有一張門禁卡。以前習慣用鑰匙開鎖，總要在一長串笨重的鐵片中翻找。現在只要把那張卡靠近門鎖，尖銳的逼一聲長音，就可以推開大門。整個世界以一種嶄新的姿態，湧現到我的面前。我的生活就像一頭毛髮過度梳理的野獸，推入供人賞玩的牢籠。而母親沒有多說什麼，她說，這是她想要的生活。

那我的生活呢？我心裡感到鬱悶。覺得母親好像帶我出來旅行太久，新家的一切是間令人陌生的旅舍。我想要這一切都趕緊回復原來的狀況。於是我做了一個母親不得不離開這裡的惡作劇。我趁著她晚上睡覺的時候，把全家的門禁卡拿了出來，用小學老師教的剪刀使用方式，把他們通通剪成碎片，然後丟在管理員的桌上。我以為這會和迪士尼的飯店一樣，自動有服務生來確認我們的退租，然後，我們可以拎著行李又回到原來的家。

不過，這沒有發生，母親狠狠打了我好幾個耳光。她說她很辛苦，覺得我很煩。當然，她還說，如果可以的話，她希望當初帶出來的是弟弟而不是我。我用很難聽的話侮辱她，指責她失去做為一個女人該有的道德立場。母親歇斯底里地說她沒有辦法，她再也沒辦法和另一個人相處。她需要一個可以保護她的人。我反問她那我該怎麼辦？看著這個家重組成我不認識的模樣？我感到很生氣，一整個晚上賭氣不吃飯。我自傲地認為她會因為疼我而收拾這些已然碎裂的事實。的確，她那個時候真的是愛我、疼我的。隔天早上，他放低姿態來安慰我，向我道歉，說不應該忽略我的感受。我只是個孩子，大人世界裡看不到的爭執，不應該成為我生命的負擔。我很後悔我那句辱罵她的話，貼著他身體感受到她過去對於生活的顫抖與無奈。她說我將會有一個妹妹，這個家將會比以前更完整、更美好。突然間，我有一種背叛的感覺。在那張門禁卡緊密保護的屋內，竟然都是讓我感到陌生的人。我以為我在努力守護什麼的同時，卻發覺自己才是侵入者。

阿叔，也就是我的繼父，對我其實很好。小時候聽到童話故事裡，被虐待的場景，都不曾發生。他說在這個家中，我可以擁有一個獨立的房間，高中畢業後如果我願意，能夠送我去美國唸書。我總堅持不向他拿零用錢，也總會在自己的桌墊下發現足夠揮霍的零用錢。相較生活寫意，每天喝酒的父親，我的心中也不得不承認他是個可靠的男人。但我還是不斷地提醒自己，應該記住一些事。

我每個月會偷偷打電話給父親，表達我對他的忠誠。偶爾會說說阿叔和母親的壞話。當然，父親也會旁敲側擊地問我這邊的生活過得好不好，母親有沒有被欺負。也許，在他生為男人的自尊裡，離開他的母親若能夠以淚洗面的度日，就是他最大的勝利吧！然而事實並非如此，當他知道母親又懷孕了，而我被送到好的私校唸書時，他又感到悵然若失。

升上國中之後，父親開始不接我的電話。我知道父親心裡埋怨我。每次我打電話回家，幾乎都是老弟接的。我常會向他抱怨學校的作業很多，大都市的生活步調太快，同學相處心機很重之類的。我習慣在一長串抱怨之後，反問他的學校有什麼趣事，家裡的狀況都還好？他總是冷冷地說「還好」、「就那樣」。有一次不知道說到什麼，他突然很生氣地說，如果我這麼不滿現在的生活，他希望能夠和我交換。和我交換？我完全不懂老弟在說什麼。變成這樣的我，這難道是我願意的？我以為我可以透過不斷抱怨現階段的生活，讓他覺得自己與我無異。但我錯了，他們早已習慣順著那樣的生活軌跡飛奔而去。

國三的某一天，我騙學校老師說母親要帶我回南部。於是我穿好校服和母親告別，一個人坐火車回家。我搭著公車回到舊家附近的站牌，然後，順著馬路一個人又走了三十幾分鐘的路。沒有任何電話通知，想要給久別的父親和弟弟一個驚喜。我一個人悄悄來到熟悉的透天厝。一開始，我以為我記錯了。斑駁的水泥牆

面，鏽蝕的陽台欄杆，還有已經凹凸不平的鐵門，整棟房子像是被時光淘洗成一片荒蕪。我不敢置信，偷偷地用藏了好多年的鑰匙想打開門確認。但不用我掏出鑰匙，當我靠近看到門上的鎖孔，我就知道我的鑰匙是再也不可能打開這個家了。

我有些遲疑，小心翼翼地繞到屋子左側的庭院，看見了大黃懶洋洋地躺在旁邊，我才確信，這的確是我曾經住過的家。我走過去叫了一下它的名字，它看起來比想像中更加蒼老。行動變得有些遲緩，但低吼的警戒卻依然銳利地散發。我摸摸它的頭，起先它還懷有惡意，但後來又似乎認出我來，一個轉身又溜回原來的草堆上趴睡。接著我四處張望，期待能否遇到熟悉的人。於是又繞向後門，看到以前的廚房裡有人影晃過。走到門邊，才發現那是老弟。他小翼翼地按下熱水壺，另一隻手試圖平衡地端著泡麵碗。他長高了，黑了一點，變得比小時候還瘦。我注視眼前這一切，默不作聲看著他的身影一步步隱沒在走廊的盡頭。

我落漠地走回前院，拿出原本要當午餐的三明治，把其中的火腿肉剔了出來，中午的陽光正熱，紅潤的火腿上頭還沾著乳白色的美乃滋，我拿到大黃面前，它聞了一下，迅速地吞了下去，不留一點痕跡。我摸摸它的頭，它的眼神好像乞求能夠再吃一塊，我搖搖手示意自己也沒有了。然後，我背起書包飛奔離去，身後傳來一連串像是為我送行的吠聲。

回家後，母親罵了我一頓，不斷逼問我去了那裡，我沉默不語，想像老弟一個人美味地享受泡麵的身影。於是，我不吵也不鬧，靜靜地接受這裡將會成為我人生的歸宿。

大三那一年，老弟打電話給我，說他要結婚了，問我要不要來。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母親，她想了想，搖搖頭，隨後塞了一個紅包給我，要我拿去給老弟。這麼多年沒見，我想，母親對於該在這個場合說些什麼，也許已經感到陌生。但這不正是闊別已久的我們，最好的團圓契機嗎？婚禮那一天，我被安排在主桌，以不太符合禮俗的身份出席。看著老弟的岳父岳母、弟媳的阿公阿媽，一家人談笑風生，突然覺得自己像是個闖入他人家宴的不速之客。我假裝專注地拿起餐單，盯著將要出菜的「花好月圓」、「富貴拼盤」和父親兩人，有一句沒一句的搭話。他蒼老許多，但看得出喜悅的神情。他問了我過得如何，母親是否安好……，回顧過去的糾纏好像一切都變得很輕很輕。

母親在許多年後也離開了我。那時我在遠方一個小島上當起真正的衛士。那一晚，是我最後一次值勤，夜色靜謐，彷彿聽不到任何的浪聲。接手的學弟終於來報到。我領著他騎著貼有反光標示的腳踏車，繞著長長的海堤進發。他的表情就像我當年來到這裡一般，認真而緊張。每到一個哨站，就拿出筆記本，畫下正確的方向。我和他說，不要太過擔心。海風不斷襲來，刺人肌骨，我立起厚重的外

套衣領，幾乎將自己藏在裡面。我想像如果月亮夠大的話，說不定可以把我們兩個人的影子無垠地纏繞著這個海島一圈。海堤繞過了最後一個哨站，在營區右前方，鋪成一條筆直的路。我腦海忽然裡浮現阿叔遠在彼岸哭喪的臉，心中平靜地接受這個看似熟悉的變故。

他又倒了一杯咖啡，空氣中凝成一股將要滿溢的氣氛，一切都靜了下來。還是他先打破了沉默，問我房子的錢需不需要幫忙。我搖搖頭，說還好，自己有在兼差，平常省一點應該還過得去。他點點頭就沒再說什麼。我心裡卻不斷地吶喊，為什麼都不再繼續追問下去？問我將如何添購新的傢俱，如何在他之外，重建我的世界？他一句話也沒有問。

阿叔臨走時拉著我的手，要我一個人生活萬事小心，晚上睡覺時要記得鎖好門。我們約好下禮拜在舊家碰面，一起去看母親。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他說話的語調很像母親的嘮叨。就連簡單的道別也裝飾得這麼冗長。我望著他離去的身影，眼神直盯著他的步伐吃力地走下階梯，心裡像是送走了我與這個世界的連結。我嘆了一口氣，將大門緊緊地掩上。將鎖頭順時針轉了好幾圈，連防盜栓也栓上。正如他所說，即便在這個我們彼此看來都相安無事的生活裡，也必須很小心，以免一個不注意，讓其他人闖入。